

隋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

朱关田
编著



浙江工商大学

隋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

朱关田 编著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杭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隋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 / 朱关田编著. —杭州: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, 2019. 3
ISBN 978-7-5178-1980-6

I. ①隋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墓志—汇编—中国—隋
唐时代②墓志—汇编—中国—五代十国时期 IV.
①K87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21510 号

隋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

SUITANG WUDAI SHUSHUREN MUZHI NIANBIAO

朱关田 编著

-
- 责任编辑 沈 娟
封面设计 叶泽雯
责任印制 包建辉
责任校对 何小玲
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(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)
(E-mail: zjgsupress@163.com)
(网址: <http://www.zjgsupress.com>)
电话: 0571-88904980, 88831806(传真)
-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6.25
字 数 183 千
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78-1980-6
定 价 66.00 元
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-88904970

唐代墓志(代序)

魏晋之世，铭石与书翰分作两途。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记钟繇书有三体：“一曰铭石之书，最妙者也；二曰章程书，传秘书、教小学者也；三曰行狎书，相闻者也。三法皆世人所善。”铭石之书，其与章程、行狎两书载体不同，后者多施用简牍，或帛与纸，草法行势，未见掩失，而铭石之书，先必正书上石，然后镌刻，其形质便加华饰，即使高手名匠专心勾摹，亦不能称心如意，已下真迹一等。何况刻石此道，代有传习，著名如万文韶、邵建初，堪称世家，其手法各异，又自成规矩。米芾之“石刻不可学”（《海岳名言》）及近年来碑版刻手之议，自可见刻石对书法影响之大。然而，简牍易散佚，留存不便；帛、纸又无千年之寿，秦篆、汉隶、唐楷以及历代名家书迹，大都只能凭借铭石之书流传至今。

近年来，地不爱宝，各时代之简牍、帛书、纸卷和碑版时有发现，然以隋唐而论，墓志包括释之塔铭，可谓大宗，其出土如新，诸体皆备，又有未刻之朱书，且形制小，石质细，铭石刊石，并见便捷。精善者，较之丰碑巨碣，距真迹尤近。

唐代墓志向来为研究唐史者所重，不仅墓主之姓名、籍贯、生卒年月、官职履历和谱系以及撰、书、刻、立者之署衔，可征信以证史，而且撰文者有如上官仪（《张士贵志》）、狄仁杰（《袁公瑜志》）、崔沔（《崔泰之志》《王方大志》）、郑虔（《郑承光志》《郑仁颖志》）、李华（《田仙寮志》）、张楚金（《张景阳志序》《左光胤志》）、柳芳（《源光乘志》）、萧颖士（《贾钦惠志》）、陆据（《源衍志》）、韦应物（《李璿志》）、崔祐甫（《卢招志》《崔缙志》《崔众甫志》《崔夷甫志》《寇锡志》）、樊宗师（《樊泚志》）、裴均

《孙君暨妻卢氏志》)、富嘉谟《崔颢志》)、邵说《李湍志》《崔祐甫志》)、钱徽《杨□志》《杨宁志》)、于公异《于申志》)和梁肃《李涛志》《李涛妻独孤氏志》),皆为有唐一代著名文人学者,其文洵足以补充存世文学史料之或缺。其中,又有名书家之文,既具文采之风流,又见史料之信值,且并为新出,尤宜珍重。诸如:

薛稷《王德表志》,圣历二年(699)三月二十九日入窆,王景正书;卢藏用《薛氏志》,景云元年(710)十一月二十五日入窆,豆卢欣期正书;《甘元柬志》,详情不明,撰于中书舍人任上;

徐安贞《萧谦志》,开元二十三年(735)九月八日入窆;《张九龄志》,开元二十九年(741)三月三日入窆;

王知敬《哥舒季通葬马铭》(武德中,或以为贗品);

贺知章《戴令言志》,开元二年(714)十二月七日入窆;《封禜志》,开元九年(721)十一月六日入窆;《杨执一志》,开元十五年(727)九月三日入窆,杨汲正书;《王氏志》,开元二十年(732)十一月二十一日入窆;

吕向《豆卢建志》,天宝三载(744)四月十二日入窆,裴铉隶书;

李邕《崔沔志》,开元二十九年(741)十二月廿九日入窆前撰,大历十三年(778)四月八日迁葬,崔祐甫识,徐珙隶书;

刘升《魏靖志》,开元十五年(727)正月二十四日入窆,魏少游正书;

徐浩《陈希望志》,天宝八载(749)十月九日入窆;《张庭珪志》,天宝十载(751)十月入窆;

颜真卿《臧怀亮志》,天宝十载(751)四月二十一日入窆,疑伪;

吴通微《韩氏志》，永泰元年(765)九月十三日入窆；《李氏志》，大历三年(768)六月二十九日入窆；《冯氏志》，贞元三年(787)十月四日入窆，雷迅正书；《俱慈顺志》，贞元七年(791)正月十二日入窆；

张少悌《刘鸿志》，建中二年(781)十一月三十日入窆；

杨凝式《李德休志》，长兴三年(932)正月三日入窆，李光愿正书；《张季澄志》，清泰三年(936)二月十三日入窆，郭兴正书，张季鸾篆盖；《张继升志》，天福四年(939)十二月二十五日入窆，刘珙正书。

张庭珪、刘升、李邕诸志的出土，更是有助唐代书法史的研究，填补了书家无志的空白。

(一)

初 唐

墓志自南北朝定型以来，其方形石(或砖)质，边长一般为五十厘米至一百厘米，常附有衬顶形志盖，并成一盒，为圹中重要附葬品，其性质虽与墓前碑石包括墓阙、神道、墓表一样，但刻制工艺日趋细巧，至隋益见精善，入唐更是焕然有文明气象。大凡刻石工师，门户既立，世代传袭，手法不允稍改，况且唐初书志人，多出技术人员，并为无名之辈。加上当时无论台省楷书手，抑或州、县书令史，也和工师一样，大都是杨隋乃至周、陈的遗民，书法积习未改，入唐后依旧故我。即使从贞观初年起，政府便设书馆授徒，置书科取士；唐太宗又力倡右军风骨；欧阳询、虞世南秉承睿旨敛入规矩，且教示楷法，其后，褚遂良又集欧、虞之长，高扬通变精神，终以瘦润华逸启开李

唐门户，然而其影响之所及，教化之所致，时在武后朝，或更后，贞观年间尚未能及见东风之化雨，更遑论武德之书势，此也便是墓志书法每每附骥于社会书势而不克趋前之原由所在。综观唐初墓志书法，虽渐见端严俊朗，精密有加，贞观末年，也间有迥媚可观者出，然终是隋日格局，拙重或出北朝遗俗，秀劲或绍江左流风，其典型可称且著名者唯其昭陵八石，即：

《杨恭仁志》，贞观十四年(640)三月十二日入窆，1979年秋出土；

《长乐公主志》，贞观十七年(643)九月二十一日入窆，1962年出土；

《刘娘子志》，贞观十八年(644)二月五日入窆，1972年3月出土；

《王君愕志》，贞观十九年(645)十一月十四日入窆，1972年11月出土；

《薛躋志》，贞观二十年(646)十二月十四日入窆，1974年4月出土；

《李思摩志》，贞观二十一年(647)四月二十八日入窆，1992年2月出土；

《统毗伽可贺敦延陀志》，贞观二十一年(647)八月十一日卒，合葬于其夫李思摩之茔，1992年10月与夫志同时出土；

《文安县主志》，贞观二十二年(648)三月二十二日入窆，嘉庆年间出土。

其中《文安县主志》出土较早，其典丽华美之文章，工整有法之书品，尤著名于近世，陆耀遒《金石续编》卷四以为是志“书法在欧、褚之间”。朱翼庵《欧斋石墨题跋》卷二称“笔意极似《十三行》”，且有“唐志当以此石为最善，虽以《砖塔》之见称

当世，予以为远不及”之谓。

至于署名欧阳询之《温彦博志》，赵明诚《金石录》第五七七不记撰书者姓名，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》第一册《北京卷》收有该志拓本，末题“银青光禄大夫，贞观十年六月，欧阳询撰”，不见并书两字，且与《唐代墓志汇编》贞观〇五二据周绍良所藏拓本录文有异。周氏之拓有“东北道招慰大使十年六月贞观检校太子右庶子”一行插入序后铭前，即连接“其词曰”后作同一行。末又题“银青光禄大夫欧阳询撰并书”字样，为一行。是或即觉罗崇恩《香南精舍金石契》所谓“此亦复刻本，然尚有典型，较前与近世之生造伪品远矣。其脱落处，或就空格补刊，当是不谙文义人据剪本、旧本入石也”者。按，温彦博卒于贞观十一年（637）六月，其年十月二十二日陪葬，新、旧《唐书》记之确凿分明，两引上石所书“十年六月”者，显讹。其实两石“脱落处，或就空格补刊”者，全如《萧胜志》之“刺史褚遂良书”六字，《刘智志》之“武功苏灵芝书”六字者，出自近人增添，盖画蛇之作，不足以征信。然此石不失为佳刻，楷书谨严有法，盖出自台省老手，亦堪可记述。

墓志书法一入高宗朝，渐见妍逸，至武周长安年间（701—704），尤趋畅朗，有唐一代新风，融入其间，秀劲宽博，已是华润有加，尽脱陈隋遗制。名书家始见参与，署书人姓氏者也并见增多，著名的便有敬客《王公砖塔铭》和欧阳通《泉男生志》两通。

《王公砖塔铭》，上官灵芝撰，敬客正书，显庆三年（658）十月十二日入窆，明万历年间出土。敬客，出自河东右族，事迹无考。此碑以秀雅见称于明清诸论书家如王澐、毛凤枝，至叶昌炽《语石》尤见推重，有“今世所珍者，莫如《砖塔铭》”之评。

《泉男生志》，王德真撰，欧阳通书于司勋郎中任上，调露

元年(679)十二月二十六日入窆,1922年1月20日出土。该志书法精整,较《道因法师碑》后十六年,更见成熟,尤胜前碑,或以为即小欧之代表作。朱翼庵《欧斋石墨题跋》卷二曾与《道因碑》比较,以为“《道因》实步趋《皇甫》,此志则脱胎《化度》,兰台晚年书如有出世者,必可颉颃率更,与《醴泉》《温彦博碑》相出入矣”。又题诗称:“大欧《化度》小《泉君》,前者《黄庭》后《洛神》。想象母徐铭志美,幽光犹作九原春。”是志由险峻而趋入淳蓄,不独为欧阳通书入通会之典型,亦乃初唐书势善学欧体者风范之所在。

署名为武周朝名相狄仁杰所撰并正书的《袁公瑜暨妻孟氏志》,久视元年(700)十月二十八日入窆,1929年12月出土。狄氏虽无书名,但其书法精整遒劲,俊气逼人,足可窥见武周时代士大夫间的书法造诣。

其他不署名的墓志书法,著名的有《李文志》,麟德元年(664)二月十八日入窆,《梁师亮志》,万岁通天二年(697)三月六日入窆。又有其弟师曠志即《梁寺志》,朱宾撰,郑庄正书,垂拱四年(688)十一月十七日入窆,甚见称于《语石》)以及萧瑀两女《法乐志》《法灯志》二石,永隆二年(681)三月二十三日同时入窆。其峻利秀逸,或精严雅劲与端庄华丽,也堪称一代佳刻,为初唐名品。

至于昭陵陪葬墓志,尤其近年出土的诸石,精整可喜,除署名张玄靓正书上官仪《张士贵志》,敬客师正书崔行功《王大礼志》二石外,其他亦不愧出自台省书人之大手笔,信然如叶昌炽之言“唐碑渊薮”者。初唐墓志书法之典型,毕见具备,洵足以供后世之研究。谨录新出者如下:

《牛秀志》,正书并篆盖,永徽二年(651)四月十日入窆,1976年4月出土;

《段简璧志》，正书并篆盖，永徽二年(651)八月二十三日入窆，1978年出土；

《张廉穆志》，正书，永徽六年(655)二月九日入窆，1972年11月出土；

《韦氏志》，正书并篆盖，显庆元年(656)十月十八日入窆，1974年8月出土；

《唐俭志》，正书并篆盖，显庆元年(656)十一月二十四日入窆，1978年3月出土；

《五品宫女志》，正书并篆盖，显庆二年(657)二月十四日入窆，1974年出土；

《尉迟敬德志》，正书并飞白盖，显庆四年(659)四月十四日入窆，1971年冬日出土(其碑文出自许敬宗)；

《苏斌志》，正书并篆盖，与其夫尉迟敬德志同时入窆，又同时出土；

《宇文修多罗志》，正书并篆盖，显庆五年(660)三月三日入窆，1972年5月出土；

《郑仁泰志》，正书并篆盖，麟德元年(664)十月二十二日入窆，1971年出土；

《程知节志》，正书并篆盖，麟德二年(665)入窆，1986年4月出土(其碑文出自许敬宗，畅整正书)；

《李震志》，正书并篆盖，麟德二年(665)十一月入窆，1973年5月出土；

《王氏志》，正书并篆盖，与夫李震志同时入窆，又同时出土；

《婕妤三品亡尼志》，正书并篆盖，麟德二年(665)十二月入窆，1974年9月出土；

《韦珪志》，令狐德棻撰，正书并篆盖，乾封元年(666)十二

月二十九日入窆,1991年出土;

《李勣志》,刘祜之撰,正书并篆盖,总章三年(670)二月六日入窆,1971年出土(其碑文出自高宗撰并行书);

《斛斯政则志》,正书并篆盖,咸亨元年(670)十一月十日入窆,1979年4月出土;

《赵王李福志》,正书并篆盖,咸亨二年(671)十二月二十七日入窆,1972年5月出土;

《燕氏志》,正书并篆盖,咸亨二年(671)十二月二十七日入窆,1990年5月出土(其碑文出自许敬宗,高正臣正书,万宝哲刻字);

《阿史那忠志》,崔行功撰,正书并篆盖,上元二年(675)十月十五日入窆,1972年6月出土;

《典灯志》,正书并篆盖,仪凤二年(677)十二月二十六日入窆,1975年出土;

《元万子志》,正书并篆盖,仪凤三年(678)二月十四日入窆,1978年1月出土;

《唐嘉会志》,正书并篆盖,与夫人元万子志同时入窆,又同时出土;

《优昙禅师塔铭》,正书,仪凤三年(678)六月八日后入窆,1979年出土;

《昭仪志》,正书并篆盖,永淳元年(682)十月十一日入窆,1979年出土;

《临川公主志》,郭正一撰,正书并篆盖,永淳元年(682)十二月二十五日入窆,1972年春日出土;

《安元寿志》,郭正一撰,正书,光宅元年(684)十月二十四日入窆,1972年出土;

《金氏志》,正书并篆盖,永昌元年(689)正月十三日入窆,

1986年1月出土；

《三品亡尼志》，正书并篆盖，长安三年(703)九月二十二日入窆，1986年3月出土。

其中《尉迟敬德志》盖为飞白书，初唐之绝少见者，尤足以矜重之。

(二)

盛 唐

质以代兴，妍因俗易，唐代书法随着社会经济、文化的繁荣发展，与文学、绘画诸艺术同声同气，互为影响，由沿袭陈隋而自开新境，因百花齐放而高峰竞起，至开元、天宝年间乃为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。墓志书法步趋其间，亦并同演进。

大凡朱书铭石，有提腕、悬腕、枕腕三法。丰碑巨碣，悬空作业，多用提、悬二法；而志铭仄小，多用枕法，即空海和尚所记左手置右手下的所谓枕腕法。且南朝以来，志铭书法多近写经抄书，兼用指法，后经士大夫铭志，又多依平常书写积习，不独有行书上石，其指法、草意也渐见流露。若遇工师名匠，更是形具神生，尤近简牍帛纸者。铭石华饰之手法，经初唐而至是，已见精善。

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名才士与名书家所书的志石益多，存世可见者有如韩筠《陈泰暨妻房氏志》，岐王李范《李贤志》《李嗣庄志》，姚崇《石映志》，刘怀信《静泰塔铭》，魏少游《魏靖志》，李志暕《法澄塔铭》，阳伯成《薛璿志》《李肃邕志》，张若芬《张休光志》，元光济《郑湛志》，僧温古《景贤塔记》，玉真公主《金

仙公主志》，李守礼《高淑媪志》，萧定《惠源和尚志》，杜昱《优婆夷未曾有志》，褚庭海《程伯献志》《李氏志》，崔宗之《王冰志》，僧湛然《郑德曜志》《李氏志》《郑昱志》，裴肫《裴稹志》，卢肃《赵琼琰志》，张旭《严仁志》，赵骅《李符瑞志》，徐珙《慕容相暨妻唐氏志》《□教志》，裴炫《豆卢建志》，张少悌《王四娘塔铭》《屈元寿志》，蔡希寂《蔡希周志》《李琚暨妻薛氏志》，史惟则《王拱志》，徐浩《玄隐塔铭》《张庭珪志》，李思诜《荣王第八女志》，韩择木《棣王琰志》《南川县主志》《朱氏志》，薛邕《魏氏志》，席彬《刘感志》，胡霏然《周献志》，田颖《刘元尚志》《张希古志》，顾诚奢《高元珪志》，刘秦《唐玄宗第五孙女志》，苏灵芝《刘奉智暨妻孙氏志》，以及书手王玄贞、李九皋、陈瓌和画家李湊诸石，不仅在盛唐不失为名书佳石，且大都是中国书法史上仅见而具信值的珍贵资料，尤其近世出土的，除了前面已见引述外，褚庭海、张少悌之行书，蔡希寂、李湊之正书，韩筠、释湛然之隶书诸石，尚可补叙之。

褚庭海行书《程伯献志》，刘彤撰，开元二十七年（739）正月二十七日入窆，盖书于给事中任上。庭海，唐初名儒褚无量之子，开元五年（717）登文儒异等科，与徐浩同年，官至给事中。其名或作廷珪，廷，盖庭之讹。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卷五有称：“时人谓之小褚……李邕之差肩也。”此志出自《圣教》而加迻逸，风神并见丰茂，盖一盛唐行书之典型。

张少悌行书《屈元寿志》，申屠泚撰，天宝九载（750）三月十五日入窆。张少悌官至将作少监，以善书知名当代，颜真卿撰《李光弼碑》，而属其铭石，赵峒《石墨镌华》卷二有评“殊劲拔清圆，深得右军行草遗意”，盖不负时誉。是志，早《李光弼碑》十四年，尚具鲜妍，似为前期书法。张少悌又撰有《刘氏（鸿）权宁志》，志述其妻即翰苑书人刘秦之妹刘鸿，正书，甚精

善，建中二年(781)十一月三十日入窆，亦近世出土。是志虽不署书人姓氏，然以其一代善书人，书铭妻石，当不宜另委于他人，或并出其手，属最晚之书迹。若是，张少悌两石，一行一正，一早一晚，洵可知其书法之嬗变。

蔡希寂正书两石，《蔡希周志》，张阶撰，天宝六载(747)十月十九日入窆；《李琚暨妻薛氏志》，张阶序，韩液铭，天宝七载(748)七月二十九日入窆，并端庄劲拔，不愧其弟蔡希综《法书论》“深工”之誉，尤其《蔡希周志》有称：“公讳希周，字良傅……公其先陈留济阳人……曾祖衍，隋晋王府东祭酒；王父元凯，皇清河郡漳南县令；列考勗之，汝南郡吴房县令……公即吴房府君第四子也……公同气九人，羈孤不振，诸兄未遇，群弟好书，生事废落，日阙无储。”又，其前有题“第七弟朝议郎行洛阳县尉希寂字季深书”云，弥可补史之阙。希寂同气九人，参《法书论》“第四兄缙氏主属希逸，第七兄洛阳尉希寂”之记，希周乃希综之兄，希逸乃其弟。希综所称“第四兄者”，或包括诸姐在内。

李湊正书之《李氏志》，乃左补阙张之绪为其亡妻所撰，天宝十一载(752)二月二十四日入窆，1925年6月22日出土。是志，李湊书于广陵仓曹参军任上，或以为有唐墓志风格特殊者，独存魏晋人笔法，其实此书并不工，乃书者平常写判书牍手段，唯刻手高明，不见铭石华饰之陋习，故其书指法、草意，殆无一失，与他志迥然有别。李湊，李林甫之侄，以擅画见称于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。据其“初为广陵仓曹，天宝中贬明州象山县尉，年二十八”云，是书盖早年之作。

唐代墓志，以楷、行书为大宗，隶书甚少，叶昌炽光绪年间撰《语石》，所见仅五石，且其中初、盛唐三志，皆不署书人。近世出土志石，隶书渐见增多，现今可见，署书人名者，神龙至天

宝五十年间，竟有十二石，谅可裨益书史之研究。其中徐浩《张庭珪志》和顾诚奢《高元珪志》已见前章引述外，其他尤可称述者，当推韩筠《陈泰暨妻房氏志》和释湛然《郑德曜志》两石。

韩筠《陈泰暨妻房氏志》，志文亦出其手，神龙二年（706）十二月二十七日入窆，隶书古逸，虽入楷法，然尚未见唐隶陋习。韩筠，事迹无考，以其署“敕选”，盖得唐中宗李显之御简，为当时一善书者。隶书入志而署书人名者，以此石为初见，盖可记述。

释湛然《郑德曜志》，卢僎撰，开元二十八年（740）十一月十九日入窆。湛然（711—782），时为大福光寺僧，俗姓戚，常州（今属江苏）人，为天台宗智者法师五代传人，左溪朗公之法子，时称“荆溪尊者”，赞宁《宋高僧传》为之立传。以真、行书名世，吕总《续书评》有“子云（萧子云）之后，难与比肩”之评。近世河南偃师出土有其撰并正书《李氏志》（天宝元年正月三日入窆），书法出自钟繇而更加丰逸，盖缙流善书而别具一格者。是志隶书风神不及楷书，而精能不在其下，适可见当时虽高僧亦不免俗，每每寄情书法，一专多擅，且并效新体，不见落伍。

至于隶书名石《戴令言志》，贺知章撰于太常博士任上。开元二年（714）十二月七日入窆，近世洛阳出土。志盖亦隶书。书作方体，出自北朝而见唐人气象。叶昌炽《语石》以为出自贺知章并书，盖属臆断，恐难征信。

(三)

中 唐

“安史之乱”后，中原遭破坏，郭子仪曾记当年情景：“东周之地，久陷贼中，宫室焚烧，十不存一。百曹荒废，曾无尺椽，中间畿内，不满千户。井邑榛棘，豺狼所嗥，既乏军储，又鲜人力。东至郑、汴，达于徐方，北自覃怀，经于相土，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。”^①刘晏致书权相元载亦言：“函、陕凋残，东周尤甚。过宜阳、熊耳，至武牢、成皋，五百里中，编户千余而已。居无尺椽，人无烟爨，萧条凄惨，兽游鬼哭。”^②永泰年间（765—766），颜真卿官居二品，而举家食粥，这也是事实。“戊申之年，葬者通岁”（李昂《李邕志》），戊申即大历三年（768），值代宗即位初年，时趋升平，诸多乱世权厝之枢，迁神崇邱，归葬先茔，孝子贤孙，亦莫不竭力丧事，然撰文铭石，多出简陋，刻工亦见草率，盛唐景象已不复可睹，即如一代名书家李邕，生前碑版照四裔，其文、其书，天下景仰，千古流传，而死后墓志，族子著作郎李昂之撰述，已见平平；书手铭石之生涩，刻工镌字之粗劣，尤可扼腕，为之叹惜。其后，有唐王朝经历大历之苟安、贞元之休息、永贞之革新，至元和削藩六十五年来，逐渐具兴复气象，“不图贞观、开元之化，复睹于今日矣！”^③文学艺术亦随着元和之治而繁荣发展。其间，书法人才荟萃，复显昌盛。

李肇《国史补》记当时“长安中争为碑志，若市贾然，大官

① 〔后晋〕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二十《郭子仪传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，第3449页。

② 〔后晋〕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二十三《刘晏传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，第3511页。

③ 〔唐〕崔群：《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册文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6922页。

薨卒，造其门如市，至有喧竞构致，不由丧家”云，谀鬼之风甚炽且盛。名书家如刘秦、徐浩、张少悌、吴通微、韩秀实、皇甫闾、徐珙、沈传师、归登、柳公权诸人莫不应人所请，伏案铭石。近世出土，尤以徐珙为多，凡四石，并隶书，特近徐浩气格。^①徐浩名高一代，碑版四裔，存世尤以隶书为多，王澐《虚舟题跋》直谓“唐人隶书之盛，无如季海，隶书之工，亦无如季海”。其子侄如璿、璵、璠、玘、玘和玘、璠、玘以及珙等群从兄弟多善书，唯隶书之外，楷书可见者甚少，参阅近世出土的徐璠《李皋志》，劲雄古拙，亦全出其叔季海之法，其家学传统之久盛，自可概见。无独有偶，近世出土之中唐志石，书者以孙氏为多，且并出盛唐名才士、颜真卿座师孙逖一族。如其侄公辅（弟邁之子）贞元五年（789）有撰并正书《孙君暨妻李氏志》；其孙即桂州刺史孙成之子保衡，永贞元年（805）有正书裴垍《孙君暨妻卢氏志》；审象，元和二年（807）有正书孙保衡《郑炼暨妻孙氏志》；侄孙景商（弟邁之孙），开成五年（840）有正书所撰《李氏志》，大中六年（852）正书旧铭《孙廿九女志》。同时，又有行书名家孙藏器，或为其群从兄弟。此第三代也。第四代则有孙备、孙储（景商之子）和孙璠（景商之侄）。第五代又有孙纾、孙徽、孙铀、孙纲、孙紫（逖之后）和孙郑九、孙阿陀（邁之后）以及孙郢等群从兄弟诸人，书法并见不俗，盖出自孙氏家学之渊源。是亦可知唐代士族书法教育之传承。

中唐志石出自非名书家手笔，而精善可喜，堪称上品者，有刘钧《大德演公塔铭》（杨叶撰，贞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入

^① 清代叶昌炽《语石》记珙为浩之子，然珙于天宝元年（742）已书陈齐卿《慕容相暨夫人唐氏志》，三载（744）撰书《□君夫人□教志》又署洛阳进士，而浩生于长安三年（703），天宝元年（742）仅为不惑，且《古迹记》明言勣为长男，则珙不当为浩之子。按浩子璿、璵、璠、玘、玘及兄浚子玘、璠、玘并从上，珙盖为其群从兄弟。